



見聞錄卷二

嘉善徐岳季方氏著

隱逸

烏程溫相公致政歸因尋地入山迷道昏黑遙見隔
林火光匍匐投之間讀書聲欲尋叩問不得於墻
外呼之告以借宿回云此處虎狼甚多我家中人出
反扃其戶以倒鈎藤繞門外我不得開以延客奈何
從者俱有兵器斬藤啓門而入蓋倒鈎藤虎狼所畏

一觸其刺則展轉鈎纏至斃而後已相公從者多山中
人識此藤性不然雖有兵仗不能去也登堂見一
火與之論人材高下學術醇駁俱有卓識與之談河
圖律曆諸書莫不洞悉源委相公曰子具如此全才
可以出而仕矣曰十年後天下亂矣大厦非一木所
能支也相公亦大慨嘆偶及當國時事知爲烏程相
公卽欠伸作痛楚狀云舊恙陡發遂不復言問姓氏
亦不答夜半家人歸攜禽獸之屬頗多蓋弋獵所得
也明日相公回遣人踪跡之不知所之矣夫隱逸之
士或耽泉石或厭軒裳或棲托元真或避世待清不
一其倫若烏程相公所遇者不但踪跡不可再見名
亦不得聞則又高人一等矣

其四曰... 夫四足有毛者謂之獸總屬地產豢養者謂之畜周
制庖人供六畜馬牛羊鷄犬豕六獸麋鹿狼麝兔野
豕辨其生死鮮薹之物以供祭祀賓客之用若猫雖
屬豢養之畜止備捕鼠之用陸佃云鼠害苗猫捕之
故字從苗禮記迎猫亦為其食田鼠也然未有如山
右富人所畜之猫形異而靈且義也其睛金其爪碧
其頂朱其尾黑其毛白如雪富人畜之珍甚里有貴

義猫

夫四足有毛者謂之獸總屬地產豢養者謂之畜周
制庖人供六畜馬牛羊鷄犬豕六獸麋鹿狼麝兔野
豕辨其生死鮮薹之物以供祭祀賓客之用若猫雖
屬豢養之畜止備捕鼠之用陸佃云鼠害苗猫捕之
故字從苗禮記迎猫亦為其食田鼠也然未有如山
右富人所畜之猫形異而靈且義也其睛金其爪碧
其頂朱其尾黑其毛白如雪富人畜之珍甚里有貴

人子見而愛之以駿馬易不與以愛妾換不與以千金購不與陷之盜破其家亦不與因携貓逃至廣陵依於巨商家亦愛其貓百計求之不得以鴆酒毒之其貓與人不離左右鴆酒甫斟貓卽傾之再斟再傾如是者三富人覺而同貓宵遁遇一故人匿於舟後渡黃河失足溺水貓見主人墮河叫呼跳號撈救不及貓亦投水與波俱汨是夕故人夢見富人云我與貓不死俱在天妃宮中天妃水神也故人明日謁天妃宮見富人屍與貓俱在神廡下買棺瘞之埋其貓於側嗚呼蟲魚禽獸或報恩於生前或殉死於身後如毛寶之白龜思邈之青蛇袁家兒之大獐犬楚重瞳之烏騅馬指不勝屈若貓之三覆鴆酒何其靈呼救不得徇之以死何其義又豈畜類中所多見者耶然其人以愛貓故被禍破家流離異域復遭鴆毒非貓之幾先有以傾覆之其不死於毒者幾希矣及其人失足河流叫跳求援得相從於洪波之中以報主

人珍愛之恩以視夫爲人臣妾患至而不能捍臨難而不能決者其可媿也夫其可媿也夫

趙弱言

楚黃麻城趙時雍精岐黃術年五旬無子嘗禱於東嶽帝迨歲庚午方舉子墮地卽啼不止時雍惡之日呱呱勿息非有祟憑必爲妖孽吾雖無子行當棄之忽作成人語曰母棄我我思我妻若子耳舉家駭甚問若爲誰曰我卽同邑劉太平也隨固安令劉元長爲記室已巳城破沒亂軍中游魂無歸今正月朔遇東嶽出巡傍一僧導余鳴冤帝令司藉者查之云我

尚當十八年陽壽於大劫中枉死應再生帝復詢有善狀否司籍以余先爲李吉所陽谷令幕賓曾於叅語救活高大高二兩命今生當以十七歲序泮妻曾氏爲曾孝廉孫女帝問司籍應與嗣者對曰有醫趙時雍某年月日曾祈嗣於此亦命查善惡何如日時雍以溺五女犇大惡應受絕嗣報後有一文錢佈施抵百功蓋萬壽寺行僧苦寒僵卧幾死得三文錢買薪一束爇火辟寒可不死是日時雍適有一文錢在囊憐而給之同行者亦以一文施之賣薪人讓一文以薪一束與之皆時雍倡之也又治病獲藥資五分途見一婦屍將所得爲倡歛棺瘞之抵十功且居恒治貧人疾不思報以是數善應與之嗣帝因命我爲子幸勿棄但俟我妻子及李吉所來知我言爲不爽耳妻子聞之亟來視與序生平聞閣細語庭訓瑣事罔有少謬因相對泣曰此真我夫再生也此真我父再生也及李吉所來告曰當年在幕勸公勿受某三

百金入高大高二罪既不允因於叅語易數字高後
得出然我以是再生而公以是得大譴奈何是時李
吉所見有四子諸孫羅列不數年相繼淪亡不絕如
縷然好事者競抵時雍家聽其子言其子曰我非樟
柳神何以終日使人絮絮也自是絕口不言時雍因
命之曰嘿字以弱言云其所妻曾氏者為辛未相尚
未育也曾故望族孝廉昆禾咸錚錚有聲時雍一寒
耳其不與締姻明甚時雍亦戒勿言迨一時高門求
曾女者俱不就癸巳孝廉物故舉家避兵山寨恰與
時雍咫尺弱言橫經赴館每過其門曾輒愛之反招
時雍締姻好焉又弱言云劉太平先世為永寧州牧
全一女人節當嶽帝審余善惡時是女在階下相視
而笑嶽帝隨註此女向曾脫生蓋三生之石已定又
不待月老檢書矣其引導訴冤之僧或卽一文活命
之僧亦未可知余因是知朝廷法律鬼神所主如推
官魏釗受賕故出使死者含冤上帝且削其日後大

見聞錄 卷二
位壽亦不永何況李吉所之要賄枉入陷人非命有不殃及子孫者乎然枉法用刑非必有私方罹罪愆或審之不明因循定律或形跡可疑憑律誤斷寃債有主亦與故殺無殊爲民上者可不慎歟若時雍溺女非積累多功絕嗣之報又豈能逃嘗讀梓童救刦經見處分元秀溺女事甚嚴今叅以時雍之罰流俗溺女當益知所相戒哉嘿見爲麻邑庠生前與余同客辰沅相聚幾半載言之甚悉

採生拍項

揚州一富人子方六歲就外塾如廁久不返師令人跡之已支解於廁傍矣又江寧府有顏某投首詞云父某叔某俱庠生本處人止一子八歲戲園中項後爲人一拍卽隨之行藏英霍山中以術致者不知此幾皆驅入深山令其樵採燒灰開煤力作運出貨賣某以某無子留育爲子今已婚配生子以某忘本家令出賣炭奔此首告因行咨安徽當事緝拿見輟咩

錄載元至正間中書省准陝西行省咨王弼告算卦
王先生夜使生寬月惜頑童延奴來家作禍其法課
算性格聰明童男女用符水呪語迷惑活割五官并
心肝各小塊晒乾爲未用五色綵帛同生寬頭髮相
結作紙人形符水呪遣往人家作恠勘驗相符依採
生折割律凌遲又耳談載一方士寓顯靈宮凡道士
出行所作悉知之蓋其腹中鬼語之也道士致金幣
求授其術用符水於天壇僻地殺一行路小兒取肝
心鼻唇尖呪之鬼靈則歸道士腹中語禍福幽隱皆
驗事發論亦如律近年拍頂之術幾遍吳下倚勢力
家爲窟穴所攫童男女俊麗者賣爲娼優愚蠢者幽
爲力作甚至抉眼目折手足令其求乞以收所得云
受拍時見後有虎狼追逐左右大水無可趨避惟隨
之奔而爲其引去也噫彼採生者必從課算中揀性
格聰明拍頂者必從空地行術爲父母者好以兒女
庚命推算并聽其遊玩可不深以爲戒但赤子匍匐

入井皆有惻隱彼勢力家其爲窟穴其殘忍不更甚
於此輩耶

湯聘再生

進士湯聘爲諸生時家貧甚奉母以居忽病且死鬼
卒數人拘之到東嶽聘哀籲曰老母在堂無人侍養
聘死則母不得獨生且讀書未獲顯親揚名烏可卽
死望帝憐而假之年東嶽帝曰汝命止秀才壽亦終
此冥法森嚴不能徇汝意益功名壽算也聘扳案哀
號聲徹堂陞帝曰旣是儒家弟子送孔聖人裁奪命
鬼卒押至宣聖處宣聖曰生死隸東嶽功名隸文昌

我不與焉。聞遇普門大士哀訴求生。大士曰：孝思也。盍乞之以警世。鬼卒曰：彼死數日，屍腐柰何？大士命善才往西天取牟尼泥，完其屍。善才往越三日，取牟尼泥來，泥若梅檀香不散，因與善才同至家。而屍果腐爛，蠅蚋嘜於外，虫蛆攻其中。見一燈熒然，老母垂涕。是時死既七日，尚無以爲殮也。噫！貧士慘狀，可勝悼哉！善才以泥圍屍，三匝須臾，臭穢息，蠅蚋散，虫蛆安腐爛者，完固色，遂有生氣。善才令聘魂歸，其中曰：我返報大士命去矣。屍卽蠕動，聘張目見母，在傍涕泣，亦嗚咽不禁。母驚而狂叫，隣人咸集，聘已起坐曰：母勿怖，男再生矣。因備言遇大士得再生之故。曰：男本無功名，命限已盡，力求報父母恩。大士命持貪淫葷酒，諸戒與我功名壽算，男惟不能斷酒，餘俱如所戒。大士許男成進士，但命無祿位，戒勿仕而已。復顧母曰：勿怖，恐男實再生也。後聘舉戊戌進士，不如葷。其于聲色貨利泊如也。惟長齋繡佛以事母而已。迨

母死就真定某縣令率於官豈違勿仕之戒歟

賣妹妻

有宦僕勢張甚與一吳人關說訟事於當道得吳人之妹爲妾遂惡其妻思賣之以妻貌陋令妹出相給妻同妹往某戚家令舟人送妹至某處載妻上別船舟人失記同妹載至娶婦舟傍令其妻過船娶者云我相是彼不是此遂擁其妹去後聞落街街中益其賣妻時不由媒媾故也又羅公彥江右名家子風流溫雅客遊金陵飲於郊外見一少婦哭墓哀甚素笄

艷妝姿態絕美公彥詢其從者曰此婦新寡辭其夫
墓歸將適人耳公彥免其執柯其人曰諾索值極廉
事成婦夜至花燭既散婦曰君何處人至此何幹公
彥一一荅之婦見姿容韶秀又富於家裝嗟嘆良久
公彥詢之再四曰妾本非新寡執柯者卽妾之良人
也不事生業每以妾給遠方人明晨必與群惡少來
逞其無賴君若有密友乘夜遷去彼亦無如之何矣
公彥卽如言遷去未明夫果擁衆至見是空室羣皆
快快去夫宦僕以關說事局人之妹爲妾何其得計
耶乃因此而致其妹入烟花造化之報施抑何其巧
彼賣婦者以婦爲局乃反爲婦賣機中有機亦何矯
捷總之設筭還以自筭已也

啞道人

啞道人不知其名姓以其口不言書以代語遂呼啞道人道人往來齊魯間久漸有知其生平者云道人少讀書爲諸生有聲庠序間以敗檢爲學使者褫其衿走遼左從軍其拳勇過人從小校至偏裨後失律應誅亡匿群盜中標掠海上久乃遁去隱僧寮道院間遇異人授以修煉之術乞食市中舉動顛狂往往手指其事或書一二隱語多奇中有疾者求之或以

藥或以所乞食與之無不愈一日值淮陰司理出道人以一紙投之大約云與生前有緣指點司李心事募其備一棺於某日化去司李如其請道人遍詣諸熟識家謝屛期沐浴坐棺中舉手向送者拱揖而逝舉之甚輕若無人者夫道人爲諸生則敗檢爲禪將則入盜黨是烏足以語道而異人授之超舉之術耶豈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固所不論耶及其得道而顛而墜則又濟顛之酒肉寒山拾德之垢污也異人行徑往往有然者

祈夢

山陰張抱瑾偕其子青丘於九月九日謁九鯉仙祈
夢誦杜工部九日藍田崔氏莊詩快快不樂以結句
明年此會知誰健爲不祥也卽治裝歸果卒於次年
九月初青丘資質高妙是年十九夢堂懸一魁字扁
以爲科名之兆次年先其父卒蓋魁字二十鬼也又
一閩士雅負中才夢仙云汝問功名乎功名兩不成
後登戊戌進士蓋兩字俱不象成字也我浙于坟禱

者多奇驗余於三十年前夢在忠肅公前抽籤詩云
你道乾卦是何年此時困龍飛上天明晨查籤詞果
有此句意謂乾在亥亥年有伸眉日也今已六旬餘
絕無佳處不知當作何解

獺怪

郭生者吳郡名家子弱冠未娶一夕讀書有好女子
造之與之狎自是過午輒至不意爲生妹窺見告其
父父疑生有私妮因爲之婚及新婦入房啓帳見好
女子在焉大驚走舉家譁然逐之了無惧色反毅然
責生日我與若十年夙姻奈何戀新婚而逐我耶恠
不絕求禱於法師施亮生起醮壇絕無惧色及法師
勅王朱二天君入擊生卽奔竄大呼良久乃定瞪目

日妖見神將下擊潛我脚下被百餘劍破顱而遁殆
卽死矣怪始絕郭生亦無恙居無何郭生家七口同
日仆地死復求法師來作法仆地中一人忽立而號
曰吾翁已千歲郭家殺之吾必滅郭氏中又一人攘
臂起曰子識我爲上方君乎彼女子蓋千年獼饒功
行與郭氏子有緣爲汝殺之今其子若孫懃於我我
與之伸冤子之法無柰我何未幾死者皆甦人問其
故曰昨見五鬼甚悍搯我儕至一窟見群鼻一屍則
身被百劍頭顱粉碎衆妖縞素發喪吊者皆鱗介之
屬乃法師復遣神將議倚貴神爲援賂獻無算貴神
者卽上方神群孽得貴神援欲悉族屬與法師抗忽
聞空中萬馬奔騰聲群孽狂竄見神曳鍊數十百圍
縛群孽并其黨盡殲之吾儕是以得免噫妖孽之興
必倚貴神無恠乎小人亦必倚權勢爲奧援也然正
惟妖孽必倚貴神耳柰何貴神受其賂天將搏擊之
時絕不聞一爲手援豈爲貴神者皆如是乎噫我謂

倚輿援者卽冰山之靠也太陽一照冰山自消故天
將下擊雖貴神亦無如之何矣

宿寃報

朱生某臨試日至較士館門腹痛甚廣文引驗主司
放歸及抵家腹中隱隱作人語曰我爲姚洙金陵人
明初爲偏將隸魏國公子麾下魏公子卽朱生三世
前身也主帥與我千人勦山賊深入被圍斃我妻潘
氏求援不發我與千人死傷殆盡生還者不數人耳
因強納我妻不從自經死欲報已久故逐之家人詰
之曰彼時何不卽報乃遲數百年始報耶曰彼爲元

戎忠且勇宿根甚厚故不得報及再世則爲高僧至三世則爲顯官有實政又不得報卽今生彼有科名尚不得報今彼一言而殺三命祿位已削方得報之也殺三命者何錯告某爲盜并其妻與弟死非命也時同邑有周生者學法治鬼恠頗驗聞之往候朱生有懼色腹中不敢言周生出復大言曰我豈畏若耶我畏其天蓬尺耳詢之周生果持之袖中也又有行僧西蓮往候見朱痛楚狀口誦某呪腹中日師德行入乃誦咒禁我耶西蓮曰我與汝解冤何爲禁汝腹中日若欲解冤須誦某真言某經文師先所持咒是強禁我我官耳哉西蓮曰我卽起道場誦某某經呪能解仇釋宿冤乎腹中唯唯又要挾冥鏹若干定立券約書中保曰我卽捨之去但我貴者當從口中出者適者從其後朱生遂嘔痰下洩而聲遂息越數日復言曰我之仇已解柰死賊圍者衆不肯釋然於是聞千百人喧闐腹中朱生患苦不堪而逝噫一言之

身聞金 卷二 三
失素及三命一事之錯致死下人流毒無窮釀數世
不解之愆雖有宿根道行顯名實政不可消釋言行
爲君子之樞機可不慎歟

長官小人長髮大爪

余見衡州府少女村土人報官一詞云掘地得一棺
長三丈餘不知何物在內不敢啓視當事但令掩埋
而已又於京師聞小人國進貢欲往四譯館觀之適
遇高麗楊通事問之云人長二尺餘五官無異但遍
身有黃毛一二分長又見一番僧於吳門供髮一握
指甲二片於佛前髮長丈有八尺指甲大如掌云過
大人國虎來搏我其人力救得脫虎口彼反爲虎所

啖故供佛前以經文超度之按穀梁公羊傳曰長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魯一者之齊一者之晉皆殺之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睂見於軾按國語吳伐越獲骨節專車吳子使來好問仲尼仲尼曰禹致群后於會稽防風氏後至戮之其骨節專車又秦始皇二十六年有長人長五丈足履六尺凡十二人見於臨洮始皇以爲瑞作人十二以象之又按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名巨靈人按神異經西海有一窟國人長七寸又按山海經曰小人國名埽人口含神霧又按甘州志萬歷二年修城至南面剷削墻垣有小木棺五百餘其骸各長二尺許男女衣冠皆賤老少一一可辨又莊子注云務光長八寸論衡及何承天纂文云張仲師長尺二寸以余所見及古人所載恠恠奇奇何所不至但言以聖人爲折衷昔吳使來好問專車之骨又問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則長棺

長髮大爪之類俱不足異及觀長狄之身橫九畝眉
見於軾何註謂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九畝五丈四
尺兵車軾高三尺二寸在春秋時已有長人不僅十
焦僥之數與東郡所貢一崔國人通事所云小棺骸
骨務光張仲師又皆不及短之之數此子輿氏有盡
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說歟

畫美人

王爨庵爲寧化宰誕日一畫家送王母獻桃一軸然
王母艷妝時服絕無尊麗道德之氣傍一小鬟額髮
垂肩執桃而侍亦非天妃玉女之儔余嘗戲曰此美
女獻桃也懸之書室室有兩僮寢處其中每夜見兩
女子似夢非夢間與之狎兩僮雖心疑秘不言未幾
爨庵死喪事中衆宿於此有小三兒者雖就枕尚未
入睡鄉見兩女子從畫下冉冉逼人狂叫遂滅卽碎

其軸兩僮尋亦無恙常見輟畊錄載温州某監郡一
女及笄未嫁以疾卒命畫工寫其像歲序張設哭奠
常時則束置之任滿忘取去新監郡子得之懸於臥
室見女子從軸下詣榻前叙殷勤遂與好合每夜必
至一夕生與餅餌却不食力勸之女不得辭爲咽少
許天明竟不可去宛然人耳遂爲夫婦又見松牕雜
記有唐畫工寫美女甚麗進士趙顏見之曰世無其
人也如何令生願納爲妻工曰余神畫也此名真真
呼之百日晝夜不歇彼必應應則以百家練灰酒灌
之必活顏如其言果應曰諾急灌之百家練灰酒灌
下步言笑飲食如常終歲生一兒友人曰此妖也後
必爲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遺顏劍劍纔及室真
真乃曰妾南岳地仙也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
既不奪君願今又疑妾妾何顏再住乎言訖携其子
上畫障觀其障惟添一子觀此二事兩僮之遇與小
三兒之所見庸或有之

發墓

福建汀州介萬山中土豪積寇焚殺劫擄橫行無忌
民間坟墓皆在山中不納稅糧強者擇地拋人骸發
人塚視爲常事王燮庵令汀之寧化嚴懲之風少戢
有甯甲塚爲黃乙盜葬訟至官黃乙強詞証塚隣皆
云黃氏塋當事私訪之亦曰黃氏塋令一隣邑人再
訪之有塾師云是甯塚昭穴已發主穴發時人多昏
暈惧鬼而止因指近邊某某爲匠工身見其事歸述

之燹庵往勘密呼某某至曰汝同發塚直供免刑供如塾師言因嚴訊黃乙供伏言先發主穴惡氣迷人不得近實未發遂起驗第一穴礦石書皇宋德祐元年月日與甯詞符合驗昭穴則順治初年葬黃氏骨也發掘盜墓顯然因追已發二骨供云屍儼如生焚之不燬埋山後與棺中金魚玉玦垂耳約臂之類皆追到官驗屍果如生備棺仍埋穴中押黃乙迂兩骸按罪如律昔人發魏王子沮渠塚無棺槨有石牀牀下悉是雲母床上二屍一男二女顏色如生人鬢髮俱鮮澤又元至正間松江蟠龍塘有古墓爲張雕盜發破棺無穢氣一女屍如生口脂面澤若初傳者冠服鮮好亦不朽又後魏沙門達多發塚取甄造菩提寺得一活人云姓崔名洪計死時年月蓋十餘年矣進之明帝以爲妖異黃門侍郎徐紇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塚范明友家奴說漢事與史相符此不足爲異也又漢書載魏郭后育前漢殉葬宮人塚中恠異

不一而足按宋德祐元年將亡之日也於茲數百年矣彼宋陵之在錢塘者入元人時發於楊璉真伽之手殆盡而甯氏之坟歷元明迄今所云難保者至於數百年之久抑何幸耶乃幸而綿延數百年至今而猶罹此劫又賴有明邑宰如唐玉潛之於宋諸陵斯又不幸中之幸矣其主穴之免於發者以惡氣迷人如孔林董墓之不可入豈其先預知數百年之後有今日之劫而爲之歟抑地氣之靈德澤之厚有以制之歟若地下之久而如生或以水銀或以雲母皆可不化獨甯墳之已發而焚之不燬不惟不與土同腐而又人火不焚更可異也他如崔洪者疑得地氣使然倘久而不洩蟬脫於地斯又埋之所不可測者也

... 中... 山... 經... 卷二... 三...
... 中... 山... 經... 卷二... 三...
... 中... 山... 經... 卷二... 三...
... 中... 山... 經... 卷二... 三...



